

藝術與醫學(13)

卡蘿與「我的奶媽與我」

文·圖／張天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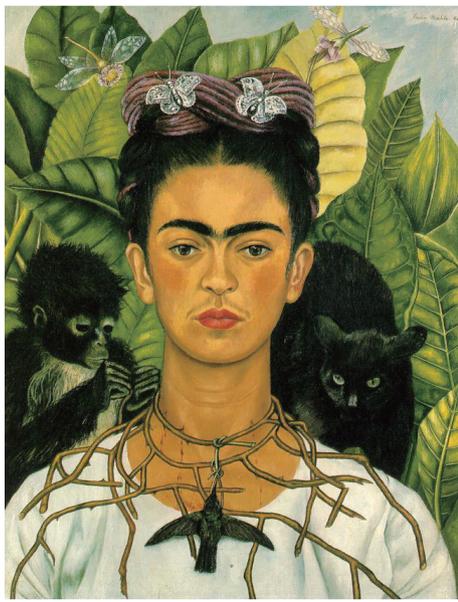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帶荊棘項鍊的自畫像，194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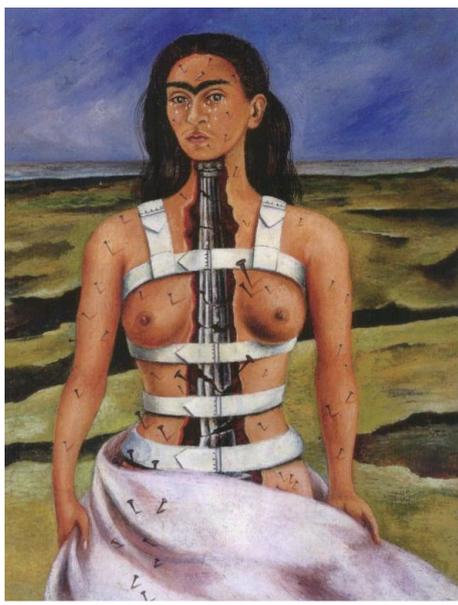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：毀壞的圓柱，1944。

1996年，四年一次的第十屆國際內分泌會議在美國舊金山舉行（註：由於科技進步快速，第13屆起改為每兩年一次。第17屆於2016年8月底由北京主辦），我利用開會的空檔到附近的現代藝術博物館（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, SFMOMA）參觀，只見許多展場觀眾稀少，或是快速通過，只有一個展場人潮洶湧。原來展出的是卡蘿的作品，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她鮮豔而特殊的自畫像（圖1）。

芙烈達·卡蘿（Frida Kahlo，1907年7月6日-1954年7月13日，47歲），出生於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約阿坎（Coyoacán）街區，以自畫像著名。父親是德裔猶太畫家與攝影師，家族來自二戰前是匈牙利屬地的羅馬尼亞奧拉迪亞（Oradea）。

6歲時芙烈達得了小兒麻痺。在18歲那年，與朋友搭公車不幸被電車撞上。身體被鐵棒刺穿，脊椎斷了三處，鎖骨、肋骨、右腿、右腳、骨盆都有骨折，可是卻奇蹟似的活下來。但餘生卻被病痛折磨。她曾說：「我以酗酒來淹沒我的疼痛，誰知疼痛卻學會了游泳。」嚴重的車禍沒有奪走她的生命，卻造成下半身行動不便，而且不孕。經

過多達35次的手術之後，右腿膝蓋以下還是截肢。

芙烈達在苦痛中用繪畫來轉移注意力，畫出了許多她對於病痛的感受和想像，她的作品經常充滿了具象但卻代表心中感觸的表徵，讓觀者體會出一個車禍受傷的女人所承受的各種苦痛。她畢生的畫作中有很多是一幅又一幅的、支離破碎的自畫像（圖2），此外，芙烈達也深受墨西哥文化影響，經常使用明亮的熱帶色彩、採用了寫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的風格。由於車禍的後遺症，芙烈達和其他人大部分是隔離的，這種隔絕也影響到她的作品，特別是她的自畫像，芙烈達很喜歡畫自畫像，理由是：「我畫我自己，是因為我經常感到孤獨。同時也是因為我是我最了解的題材。」

芙烈達的畫作吸引了墨西哥著名壁畫家迪亞哥·利弗拉（Diego Rivera）的注意，開始了他們日後糾纏的婚姻。芙烈達與迪亞哥學畫，兩人陷入熱戀，隨即結婚。婚後，迪亞哥風流的行為並沒有因承諾而收斂，芙烈達卻因為深愛他而一再容忍，直到迪亞哥犯下讓她最痛心的過錯——染指她的親生妹妹才分居。這段期間芙烈達到巴黎辦個展，才發現她對丈夫的愛已勝過愛自己，迪亞哥卻提出離婚的要求。芙烈達說：「我愛你勝過於我愛我的肌膚，即使你不用相同的愛回應我也無妨，因為你總是會找到愛我的方式的，不是嗎？」

後來兩人又走在一起，迪亞哥重新向芙

烈達求婚，直到她生命終點，迪亞哥一直陪在身邊。

芙烈達·卡蘿同時也是墨西哥社會運動的支持者，流亡的蘇聯革命領袖里昂·托洛斯基被蘇聯領袖史達林驅逐出境，來到墨西哥後，曾受迪亞哥·利弗拉招待。托洛斯基夫婦先是住在芙烈達的家中，傳說中托洛斯基與卡蘿有一段情，因此托洛斯基夫婦搬到了幾條街之外的科約阿坎另一處房子，之後在那裡遇刺。在托洛斯基死後不久芙烈達轉而支持史達林的蘇聯政權。1949年之後她對毛澤東讚譽有加，稱毛領導的中國是「社會主義的新希望」。

她於1937年畫了這樣的一張圖畫，叫做《我的奶媽與我》（圖3），描繪奶媽給她餵奶的情景。這是由於她11個月大時，母親又生了妹妹克麗斯提娜，奶水不夠兩個小孩吃，只好將她交給奶媽去養。卡蘿畫了一名印地安奶媽，臉上戴著一個面具。由於不是



圖3：我的奶媽與我，1937。

母女關係，兩者間缺乏感情，除了姿勢呆板以外，沒有表情的面具更突顯出兩者間關係的冷淡。有趣的是她把自己的臉孔畫成大人時的模樣，而奶媽的乳房則畫出了乳管和乳腺。這是她相當具想像力，也很特別的一幅畫。我想一般畫家，甚至是醫生出身的畫家，也很少會將乳管和乳腺在這樣的一張圖畫表現出來。

人的乳房有15至20根乳管通到乳頭，乳管的末梢連接著乳泡。女性荷爾蒙中的動情素可以刺激乳管發育，而乳泡的發育則靠女性荷爾蒙中的助孕酮（黃體素）以及乳促素的刺激。此外，乳促素可以刺激乳汁的分泌。

在懷孕末期，胎兒乳腺受到母親血中高濃度的動情素、助孕酮、類固醇和乳促素的刺激，會有某種程度的增生，因此在新生兒的乳房偶爾可以擠出乳汁，稱為女巫的奶，但幾個星期後就會消失。

而在懷孕時，母親血中的動情素、助孕酮和乳促素越來越多，也使得乳房越來越大，在懷孕末期，乳泡膨脹，充滿乳汁。但乳汁要流出來，必須靠腦垂腺後葉分泌的催產素，這種荷爾蒙可以使乳泡周圍的肌上皮細胞收縮，將乳汁擠壓出來。嬰兒吸吮母親的乳頭，可以使血中的催產素升高，促進乳汁的分泌。如果產後沒有哺育嬰兒，乳促素會漸漸減少，乳汁也就減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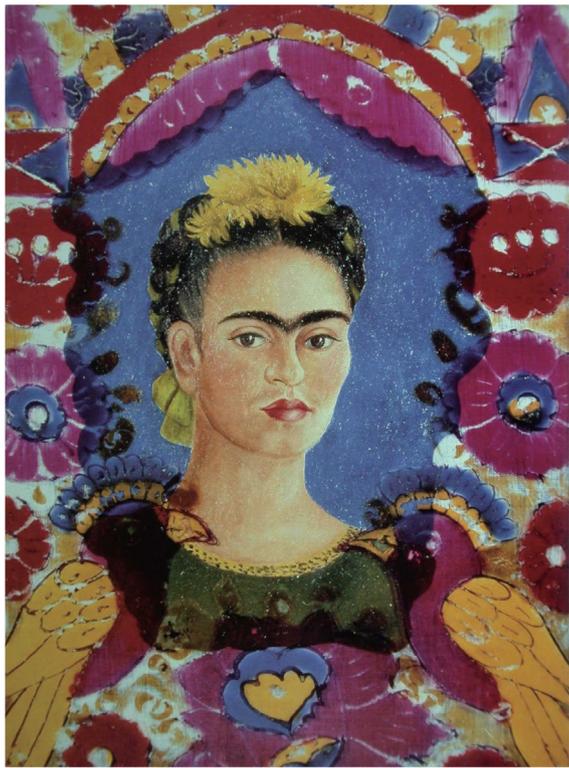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框架，1938，法國羅浮宮博物館收藏。



圖5：生命萬歲，195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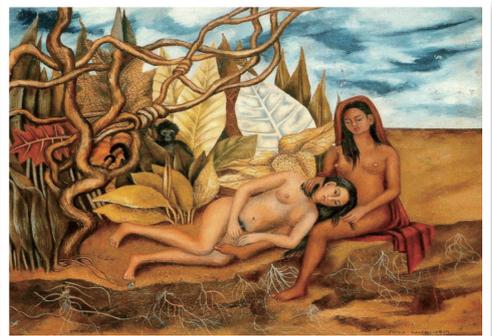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6：兩個戀人在森林，1939。

但若沒有懷孕、生產，卻有乳汁，可能是服用某些會刺激乳汁分泌的藥物，例如Dogmatyl這種具有鎮靜作用的腸胃藥。如果沒有使用什麼藥物，就要考慮是否有甲狀腺機能低下，若也沒有，則要檢查是否有腦垂腺腫瘤，因會分泌過量的乳促素。

至於奶媽，為何會有乳汁可以哺乳呢？一是她可能自己不久前剛生產過，另一個可能是不斷的按摩或吸吮乳房能刺激乳促素的分泌，可能也可以刺激乳汁的分泌。現代女性由於是職業婦女居多，哺餵母乳的情形漸已減少，通常都「交給牛去養」，意思是說餵牛奶。奶媽這個行業在臺灣幾乎很少聽說了。

芙烈達在1954年7月13日病故。她被葬在科約阿坎。目前芙烈達的故居「藍房子」（La Casa Azul）已成為博物館。其中至今仍陳列著她臨死之前的遺物，包括杭州刺繡廠出品的馬恩列斯毛的繡像，和一幅在畫架上尚未完成的毛澤東畫像。

雖然芙烈達的作品有時帶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；她也以超現實主義畫家為名義開過幾次畫展，但是她不認為自己是超現實主義畫家。她寧可稱自己為20世紀末的女權主義畫家，因她的畫作全神貫注的集中在公正的畫出女性題材與比喻。她是崇拜女性的，而非超現實的。此外有相當多的記載指向芙烈達是一位雙性戀者。

芙烈達的自畫像相當有特色，以她的一字眉（左右眉毛連在一起）和嘴唇上薄薄的髭聞名。她的畫作《框架》是法國羅浮宮博物館所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畫家作品。（圖4）

芙烈達·卡蘿的一生體驗著痛苦的生命際遇，她留下的最後一幅畫卻叫做《生命萬歲》（圖5）。像是在寬容著無數發生在她身上的不幸。不過在她肺炎去世前，卻說：「我希望我的離去是快樂的，但我也希望永遠不再回來。」她的畫作，《兩個戀人在森林》（1939）（圖6），於2016年以超過 800 萬美元賣出。^[1]

參考文獻：

[1]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芙烈達·卡蘿>

[2]<http://www.twword.com/wiki/芙烈達·卡蘿>

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，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、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。